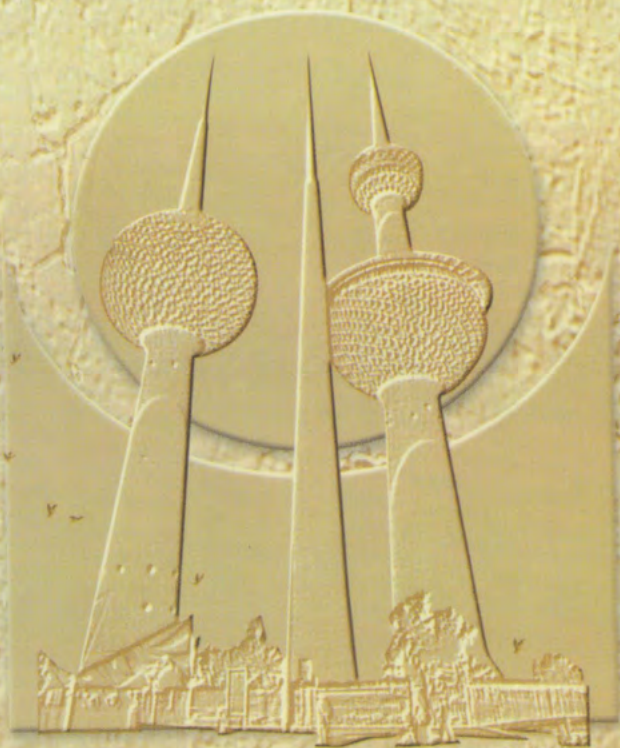





最后的宝剑

苏阿德·萨巴赫/著 林丰民/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 著
林丰民 译

最后的宝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爱而歌/林丰民 苏阿德·萨巴赫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ISBN 7-80120-004-7

I. 为… II. 林…苏… III. 萨巴赫—文学研究

IV. I38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405 号

●为爱而歌/最后的宝剑

著 者/苏阿德·萨巴赫

译 者/林丰民

责任编辑/韩冰心 凌玮清

装帧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5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80120-004-7/G·184 定价:全五册 38.00 元 本册 5.00 元

序

科威特驻华大使
阿·穆·纳·居安

苏阿德·萨巴赫在她的祖国科威特以及阿拉伯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许多国际性的学术、文学以及文艺创作研讨会上,她的名字也屡被提及。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她的诗集被译成汉语。科威特驻华使馆尽心尽力,向中国关注、关心她的专家学者赠送了她的作品。尤其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林丰民博士以其撰写有关苏阿德·萨巴赫博士诗歌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科威特使馆及时把这一喜讯报告给科威特国内以及所有喜爱她的诗歌、欣赏她的作品的中国人。

那么,下一步的工作理所当然就是鼓励这篇论文的出版和发行,把它当作增进中阿文化联系的一项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阿拉伯文化是指源于科威特的阿拉伯文化,而

中国文化则是指在最为广阔的层面上的、对文学和艺术最具敏感性和鉴赏力的科威特友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

在这里,我要向中国的读者们推荐我们的这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她既属于科威特,也属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同时,我要感谢林丰民博士,正是他通过其孜孜不倦的研究工作和高品质的翻译而拉近了我们这两种文明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另外,我还要特别向他致以谢意,感谢他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来写这篇序言,因为现在适逢我们欢庆科威特独立解放节。

2000年2月24日于北京

(李腾译)



مقدمة

من سفير دولة الكويت
لدى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السفير عبد المحسن ناصر الجيعان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غنية عن التعريف والتقديم في وطنها الكويت و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وكثير من المنتديات العالمية للفكر والأدب والإبداع الأدبي والفني .
وقد أسعدني أن تتجدد نواوينها الشعرية 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ساهمت السفارة في بكين في توزيع ما توفر لديها من نسخ على المتكلمين والمهتمين من المؤلفين الصينيين ، واكتملت السعادة والفرحة عندما نال الدكتور عامر لين فنصين درجة الدكتوراه بأن كتب رسالة عن شعر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فقامت السفارة بنزاع خبر بحثه وخبر نيله للدكتوراه للكويت ولكل المحبين والمعجبين بشعر وأدب الدكتورة سعاد الصباح في الصين .
فكانت الخطوة التالية الطبيعية هي التشجيع لنشر هذه الرسالة وطبعها كإجراء طبيعي في تقريب الثقافت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 العربية من ينوع الكويت والصينية في أرحب ساحة وأكثرها إحساساً وتقديراً للفن والأدب في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الصديقة للكويت .
فبالى القارئ الصيني الصديق أدم شاعرنا وأديبتنا ومفكرتنا وباحثتنا الكويتية العربية " الاستثنائية " . شاكراً للدكتور عامر لين فنصين ما بذله من جهد لتقريب حضارتنا وشعبنا الصديقين من خلال بحثه الشيق وترجمته الراقية وخاصة لأنه أتاح لي هذه الفرصة لكتابة هذا التقديم والذي جاء ليترامن مع مناسبة احتفالنا بعيد استقلال وتحريز دولة الكويت لعام ٢٠٠٠ .

السفير

عبد المحسن ناصر الجيعان

بكين ٢٠٠٠/٢/٢٤

译 序

仲
跻
昆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自古至今，阿拉伯人民一直对诗歌情有独钟：人们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听人朗诵诗，当然，更有不少人写诗；诗人及其追随者们经常举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诗歌晚会；不少国家还举行全国或国际诗歌节。本人曾有幸参加过这类诗歌节，至今记忆犹新：届时举行的类似赛诗会连续开几天，分几个会场，每天又分几场，几乎是场场爆满，会场情绪非常热烈：诗人在台上朗诵，听众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遇有精彩处，一片叫好声；有时，有人会乘台上换人的短短空间，情不自禁或迫不及待地抢上台或就在台下朗诵起自己的“大作”。阿拉伯人对诗歌及他们喜爱的诗人如醉如狂、如痴如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当

今熟知的“球迷”、“歌迷”、“戏迷”的痴迷。

正是在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种氛围中,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被公认为是当代阿拉伯诗坛最亮丽的明星之一。其影响,其地位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在阿拉伯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上要为这位女诗人定位的话,那么,她大体上是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她不仅是科威特,也是海湾地区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阿拉伯新诗(亦称自由体诗、音步诗)的代表诗人之一;还是阿拉伯现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也就是说,她不仅在其祖国科威特负有盛名,而且享誉于整个海湾地区乃至阿拉伯世界。

苏阿德·萨巴赫生于1942年,出身于萨巴赫王族。曾先后留学于埃及开罗大学和英国萨里大学,曾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作家,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我见到苏阿德·萨巴赫是在1988年的一次诗歌节上。显然,她的出席顿时为诗歌节增添了不少光彩。她在台上朗诵自己的诗作,整个会场为之倾倒。记得我们中国诗人代表团去访问她时,她正要启程回国,为了我们,特意耽搁下来。还记得她说了很多友好的话,最后把她的诗集赠送给我,说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喜欢她的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苏阿德·萨巴赫诗歌在中国最早

的读者,但我的确喜欢她的诗。欣喜之余,还试着译出了其中的一本——《本来就是女性》。我觉得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就像她本人一样的美。

贯穿于苏阿德·萨巴赫作品的一条主线就是一个“爱”字:对亲人、家庭亲情的爱,男女两性之间纯真的爱,对祖国、民族崇高的爱,对整个人类博大的爱……她的诗浅白易懂,却富于哲理,尤以描述阿拉伯、东方女性心理见长,她在诗中表达了阿拉伯(特别是海湾地区)妇女受传统礼教、习俗束缚的痛苦;大胆地发出了要求挣脱旧的世俗观念的羁绊,在爱情、事业上获得自由、平等的呼声。

由于苏阿德·萨巴赫在文坛、诗坛毋庸置疑的影响和地位,阿拉伯的文学评论界对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创作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各种期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研究和评论苏阿德·萨巴赫及其诗歌的文章,还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著。在我国,前一阶段,苏阿德·萨巴赫虽有部分诗集被译出,一些期刊也对其诗歌做了一些介绍和研究,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最近,青年学者林丰民同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研究》,并译出了诗人的一些近作,有机会得以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喜事、幸事——不仅是对他本人,而且也是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特此作序,以示祝贺。

2000年4月13日

目 录

- 关于《最后的宝剑》 林丰民 (1)
- 最后的宝剑..... (9)
- 附:
- 阿卜杜拉小传..... (17)
- 海湾之鹰
 ——阿·穆巴拉克的人生历程 (19)
- 译后记 林丰民 (41)

关于《最后的宝剑》

林丰民



这是一本小小的诗集，却蕴藏着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内心的巨大创痛和深厚感情。这部作品在萨巴赫的所有诗集中篇幅最小，但诗人自己认为这是她创作出的最好的一部作品。她自己对这首长篇悼亡诗感到非常满意。这不仅是因为这首长诗在形式上严格遵循阿拉伯古诗格律，气韵天成，充分体现了阿拉伯诗歌的古典美；而且在内容上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作者思想和感情，浓缩了苏阿德·萨巴赫多年来对许多问题的思考。

诗人一下笔就开门见山，直接破题：“你回来了，像一把疲惫的宝剑，为了最终睡在科威特的心田。”这首诗写作的缘起就是作品主人公即诗人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的去世。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就像一把锋利的宝

剑，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他的一生为创建科威特国家的现代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 12 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守卫科威特城墙大门的任务，在其他同龄的孩子们还在嬉戏玩耍的时候就已肩负起把关守隘、保家卫国、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重任。从打击走私活动、领导安全总署的日常工作、主持设立护照司，到创建科威特广播电台，创办航空俱乐部和航空学校，指导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创建科威特民航局，再到担任科威特军队总指挥，扩展军备，训练军队，为科威特的国家安全、新闻传媒、交通发展、军队建设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在 50、60 年代海湾社会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仅要付出辛勤的汗水，还要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特别是在打击走私活动和主持安全总署的工作期间，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曾多次遭受生命的威胁，死里逃生，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无畏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因此，诗人说他是一只“浸透了忧郁的雄鹰”。在海湾阿拉伯人看来，“雄鹰”是英勇的化身。但是“科威特的消息”却把这个宝剑般锐利无敌、雄鹰般威武勇敢的“真正的骑士”摧毁了。这里所说的“科威特的消息”是指 1990 年发生的海湾危机，科威特被侵占，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一家和所有科威特人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科威特人的“大海不再蔚蓝”，“白昼恍若变成一片黑暗”。这一事件使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的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身体经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打击，终于离开了人世。但是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的精神像一座巍然屹立的高山

仍将永存于世，他作为一个伟人的价值不会就此烟消云散，因为“伟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永远伟大”。诗人坚信自己的丈夫像一头威武雄壮的雄狮，“眼看狮穴的大门被人撞散”，“不会苟且偷生”，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看到祖国的大门被撞开也必然奋起反击，直至英勇献身。他决不会卑躬屈膝地投身侵略者，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而“要自由人投降比什么都难”。诗人同时也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群马怎能死去而没有答案”？事情发展到最后，必然要给世人一个明确、完整的交待。

在第三段中，诗人虽然没有用上一个“侵略”的字眼，但字字句句都在指向侵略者的种种行径。侵占科威特的士兵和科威特人民本来像兄弟一样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阿拉伯民族，同是信仰《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但由于受到“暴君”的蛊惑，受到战争机器的驱使，昔日的兄弟来到科威特，肆意妄为，“他们对哈伦·拉希德背信弃义，他们处死曼苏尔，焚烧了古籍经卷。他们肆意糟践妇女，/ 践踏了侯赛因的墓园”。侵略者自称是要来解放科威特人民，于是，“他们将富人吊上仇恨的绞架”，但诗人发现在侵略者统治下的科威特“穷人依然是穷光蛋”。她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侵略者的真正面目：“胜利的伊拉克军队掠空了科威特家家户户的金银、电视机、冰箱、空调、钟表、戒指、手镯和坤鞋……友好的蝗虫把科威特的绿叶和干草吃得一干二净。他们掠空了银行钱庄、商店超市，……把他们喜欢的每一辆汽车都运到巴格达

……他们从我们的骨头上剥下肉，把我们的家园夷为平地……”^① 诗人对科威特人所遭受的战争痛苦深有感受。因为她自己也是科威特人民中的一员，看到“群马饮泪嘶鸣”，感情丰富的女诗人为之心痛。所以她从根本上是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即便是为了实现阿拉伯的统一，也应该采取温和的、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该是通过征服的途径。这一点在后面的段落中体现得更清楚。

诗人接着在第五段中陈述了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对于阿拉伯主义、阿拉伯事业和阿拉伯统一的支持。作为妻子，她完全了解自己丈夫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他们夫妻俩实际上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坚定拥护者，都对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希望看到阿拉伯的未来统一，对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的现状深感痛心和忧虑。因此，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和历次的阿以战争中，甚至在两伊战争期间，他们都为兄弟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而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尽管在如何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方式、方法和途径问题上他们没有明确的构想，但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诗人形象地将阿拉伯各国的联合、统一比喻为姻缘的结合，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不能靠“屠刀”来确定，“谁愿意和屠刀结为夫妻”？在违背对方意愿的情况下，霸王硬上弓，其结果对双方关系没有丝毫益处，反而将损害对方的感情，最终也只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侵

^① 《迟到的公正》，见《难道不许我爱国吗？》，苏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4年第3版，第15页。

略者曾试图利用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在科威特的声望、地位和身份来稳定科威特的局势，为其统治科威特的合法性寻求支持，但遭到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的断然拒绝：“他们来找你，让你为他们的行为祝福，/可你是高贵的化身，岂肯受人驱使？”在大是大非面前，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表现出自己高洁的气节，始终坚定地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使自己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后四段比较集中地抒发了诗人对已故丈夫的深厚感情，回忆往昔美好的婚姻生活，感念丈夫的恩爱与呵护。在对丈夫的深情思念中，诗人总结他的生平为人，从中感悟到阿拉伯社会应该弘扬的道德和价值，从他的身上看到科威特的传统与现代性问题。

最后一段实际上是对诗篇开头的呼应，指出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将永世长存”，虽死犹生，这样首尾呼应，形成了完整的结构。诗中对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的称呼也前后呼应。前面的伊本·穆巴拉克和后头的艾布·穆巴拉克都是指诗人的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他的本名叫阿卜杜拉，他父亲名叫穆巴拉克。他和苏阿德·萨巴赫的大儿子出生以后，为了纪念孩子祖父的功绩，也取名叫穆巴拉克。大儿子不幸因病夭亡以后，他们又给小儿子取名叫穆巴拉克。伊本·穆巴拉克意为“穆巴拉克之子”，诗人在前面用这一称呼，实际上是有意将他的身份定位于现代科威特国家的奠基者大穆巴拉克的儿子，从而有助于表述其作为科威

特王室的后代为国家建设努力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艾布·穆巴拉克意为“穆巴拉克之父”，实际上把他的身份定位于家庭，更多地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的父亲，从而为颂扬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重视家庭亲情做了有力的铺垫。前面称伊本·穆巴拉克，后面称艾布·穆巴拉克，从国事转向家事，从而塑造了主人公在整体的社会运作中的完整形象。



——你是潮涨岸淹的大海；
伟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伟人。

最后的宝剑

你回来了，像一把疲惫的
宝剑，

为了最终睡在科威特的心
田。

啊，你这只浸透了忧郁的
雄鹰，

在那恶劣的时代多么坚
毅、勇敢。

是科威特的消息摧毁了
你，

但谁见过会倒下一座高
山？

你不会苟且偷生，
眼看狮穴的大门被人撞
散。



伟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永远伟大，
要自由人投降比什么都难，
啊，伊本·穆巴拉克，你这真正的骑士，
把关守隘，保卫家园。
你的马群饮泪嘶鸣，
群马怎能死去而没有答案？
啊，我的先生，你的大海不再蔚蓝，
而白昼恍若变成一片黑暗。

兄弟为敌，途经此地，
为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写满欺骗。
他们将富人吊上仇恨的绞架，
而穷人依然是穷光蛋。
他们对哈伦·拉希德^①背信弃义，
他们处死曼苏尔^②，焚烧了古籍经卷。
他们肆意糟践妇女，
践踏、摧毁了侯赛因的墓园^③。

他们没给田里留下一条绿枝，
一只鸟儿，或一棵婆娑的枣椰树；
他们像吃苹果一样嚼碎科威特，
像去果皮一样扔掉少女的衣服。
谁来清算一个横行霸道的暴君？
他屠杀百姓，愚蠢而自负。

我的先生啊，哀愁实在太多，
那你就去吧！去孝顺你的主！

历史在我的指间裂变，
眼见美丽的祖国破碎。
阿拉伯主义的领袖啊，他们将你遗弃，
把阿拉伯主义当作屠场，变作坟地。
他们屠戮的是大一统的雄心壮志，
谁愿意和屠刀结为夫妻？
他们来找你，让你为他们的行为祝福，
可你是高傲的化身，岂肯受人驱使？

艾布·穆巴拉克！你是我的部落，
我的岛屿，我的海岸。
啊，我风中的帐篷啊，
你走后，谁来收集我的泪珠连连？！
你走了，却又没有走，
夜晚我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像水晶一般。
你就像春天，我一想起你，
时光就变成花园，馨香一片。

艾布·穆巴拉克啊，若有足够的泪腺，
我定然让泪水似江河汹涌。
是谁用温柔的羽毛将我们覆盖？



——你走以后，我再也不善言词

阿卜杜拉小传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生于1914年8月23日，其父乃现代科威特国家的奠基者大穆巴拉克。少年时代曾在当时最新式的学校穆巴拉基亚学堂就学。12岁即参加守卫科威特城门的工作。1942年任科威特安全总署署长和科威特市市长。1949年主持创建护照司。1952年主持创建科威特广播电台。1953年主持创办航空俱乐部和航空学校。1954年任军队总指挥，大量采购现代武器来装备科威特军队，并采用先进的手段进行军队的训练。1956年负责组建民航局。1958年任科威特政府最高委员会（科威特政府内阁的前身）成员，在埃米尔之后位居第二。1959年受命将警察局和安全总署合并成一个部门。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在位期间（1950—1965），曾代

*** 最后的宝剑

理埃米尔摄政。还曾多次担任文化委员会的领导职务，担任过民族文化俱乐部的名誉主席。1961年退休。1991年6月15日逝世。

海湾之鹰

——阿·穆巴拉克的人生历程



一、出生与童年

我们的男子汉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谢赫，是现代科威特国家的奠基者穆巴拉克·萨巴赫（1896—1915 在位）的儿子。他的祖父是萨巴赫二世谢赫（1859—1865 年在位），曾祖父是贾比尔一世谢赫（1814—1859 在位），高祖是阿卜杜拉谢赫，再往上一代便是科威特统治家族的源头，即科威特家族的老祖宗萨巴赫一世谢赫。

在我们的这位男子汉漫长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程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的一些事件，他亲眼目睹，成为其见证人，另有一些事件他则亲自参与其运作。对这些事件，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谢赫有着丰富的阅历。在那些年代里，他结识了数十位阿拉伯政治领袖和外国领导人。正是通过同绝大

多数阿拉伯国家为数众多的国王、总统和高级领导人的牢固关系，他才能在阿拉伯的政治生活中奋勇冲杀，才知道了阿拉伯政治的各种细节和内幕，洞悉了其中的奥妙和症结所在。

关于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的出生年代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总的说来都认为是介于1910—1914年之间。譬如，英国的一份报告指出，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出生于1910年，而一份美国的报告则指明他在1950年时为35岁，也就是说他是1915年出生的；埃及的《最后一刻》^①杂志指出，他在1953年时已经40岁，也就是说，他是1913年出生的，而埃及的《鲁兹·尤素福》杂志^②则说他出生于1919年。

撰写萨巴赫家族一书的作者鲁什（Alan Rush）则考证阿卜杜拉谢赫的出生时间是在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即1915年”^③。这个时间不对。事实上，正如艾哈迈德·贾比尔谢赫所记录的，他（指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译者注）是1914年8月23日诞生的，比他父亲逝世的时间（伊斯兰历1334年1月20日，即公元1915年11月29日）要早一年多。鲁什所引用的关于他父亲的资料也不够准确。鲁什提到，大穆巴拉克是穆罕默德和杰拉赫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也是不对的。穆罕

① 《最后一刻》杂志，1953年10月14日。

② 《鲁兹·尤素福》杂志，1959年8月17日。

③ Alan Rush, *Al-Sabah: History and Genealogy of Kuwait's Ruling Family 1752 - 1989* (《萨巴赫：科威特统治家族的历史和家谱1752—1989》), London: Ithaca Press, 1987, p. 115.

默德·萨巴赫是我的曾祖父，在大穆巴拉克之前任科威特的统治者（1892—1896）。而穆罕默德、杰拉赫和穆巴拉克则是三个同胞亲兄弟。其中，穆巴拉克的年龄最小。他们的母亲鲁额鲁爱特·穆罕默德·萨基布，是祖拜尔地区的长官艾哈迈德·本·尤素福·本·穆罕默德·萨基布的女儿，也是我母亲的三祖母。从家谱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卜杜拉谢赫相关的家庭关系网。阿卜杜拉·穆巴拉克的母亲是舍妃卡公主，曾经住在凯比尔宫，后来移居纳伊福宫附近的一座别墅，最后住在穆什拉夫宫，直至1956年窒息而死（因为长期呼吸困难，她深受其苦）。阿卜杜拉是大穆巴拉克最小的儿子，但寿命最长。除了几个姐妹以外，阿卜杜拉谢赫还有五个兄弟：贾比尔、萨利姆、法赫德、纳绥尔和哈姆德。^①

在当时（指阿卜杜拉谢赫出生的年代——译者注），科威特不像现在的科威特。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科威特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居民的人数、建筑的面积，还是人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都相去甚远。当时的科威特只相当于一个小村庄，或类似一个大家庭。直到（20世纪）40年代，科威特还只有一座看上去白茫茫一片的小城镇，坐落在海湾的岸边；房子都是泥巴糊成的，或用海岩构筑；道路狭窄，弯弯曲曲，崎岖难行；进出的家门倒是各具特色，或是在墙上开一个小洞，或是一个大门，大门的中间往往开出一

^① 侯赛因·哈尔夫·哈兹阿勒：《科威特政治史》，贝鲁特，书籍出版社，1962年，第2卷，1992年。

个小门。科威特的四周围着城墙，里面有四个主要的生活区：基卜莱、沙尔格、米尔卡布、沃塞特，另外还有几个小区^①。

当时科威特的居民人数还没有正式的统计，只有一些说法不一的大体估算。譬如，原籍埃及的哈菲兹·沃哈拜谢赫（曾在科威特生活一段时间，后来在阿卜杜·阿齐兹·阿勒·苏欧德国王的宫廷里工作，60年代担任沙特驻英国大使）估算科威特当时的人口数目大概为1.5万^②。鲁里默尔估计1908年科威特的居民人数大概是3.5万，他们总的大多数是来自阿图布、阿沃济姆、本尼·哈利德·拉沙伊德、阿居曼、德沃希尔、安扎、道菲尔等各部落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些是艾哈赛乌和巴哈拉纳的阿拉伯人^③。

当英国贸易局于1793年成立的时候，科威特开始于17世纪（原文如此，事实上应该是18世纪——译者注）末凸显出其重要性。而当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18世纪的科威特的作用，特别是她作为邮件中转站的作用更加显著了。由于科威特坐落于阿拉伯河入海口附近，也由于她作为阿拉伯半岛大部的通道，还因为她的海岸适于航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之提供了充分的

① 阿卜杜·阿齐兹·拉希德：《科威特史》，贝鲁特，生活图书馆出版社，1978年，第38—39页。

② 哈菲兹·沃哈拜：《20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开罗，编译发行委员会，1967年，第5版，第72页。

③ J.J. 鲁里默尔：《海湾手册》，地理卷第4册，卡塔尔统治者办公厅翻译办公室译，多哈，欧鲁拜出版社，1967年，第1708—1709页。

可资利用的机会：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海港，还成为陆地上朝向巴格达与哈勒颇驼队的中转站。因此，科威特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科威特人也从事商业活动：他们从印度贩来丝绸，从伊拉克运来椰枣，把货物运到叙利亚、伊拉克、纳吉德、希贾兹甚至伊斯坦布尔，而且其他国家的商人也来到科威特的市场买东西。

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科威特有可能一方面成为阿拉伯半岛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成为伊拉克和通往地中海的其他外贸港口的交通中心。科威特的不稳定状态使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感到烦恼，但科威特本身却从中获益，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更使科威特受益匪浅。比如，巴士拉城于18世纪70年代陷落（1775—1779年），被波斯人占领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巴士拉的职员都迁移到科威特，印度与阿拉伯半岛、欧洲的商业通道也改道而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原先取道巴士拉、巴格达、哈勒颇和伊斯坦布尔，这时候改道经过科威特。由于商业道路的这一变动，科威特变成了海湾最繁忙的港口^①。

19世纪40年代，英国曾经考虑：如果被迫从赫尔吉岛撤退的话，就把科威特当作一个军事基地，以保护印度政府的利益。为此，英国的海湾总督亨利上将于1841年专程访问了科威特城，考察此事的可行性。

珍珠贸易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采珠与

^① 哈桑·卡伊德·萨比稀博士：《政治与历史之航：科威特1756—1992》，阿布扎比，宣传与广告服务中心，1993年，第23—24页。

珍珠贸易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仅举出 1905 年的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一年科威特人有 461 艘船用于潜水采珠，大约有 9200 人从事这一职业。历史学家们指出，1911 年，采珠人从海上归来时，带回了大量的珍珠，这一年便因此被人们称为“丰收年”，即珍珠丰收的年份。

由于珍珠贸易的繁盛，造船业也振兴了。光是 1912 年，就建造了 120 艘新船^①。鲁里默尔在展现 19 世纪海湾地区形势时告诉我们，科威特人为了制造商贸船只和潜海采珠船，曾经从印度进口了许多（造船）的必需品^②。

这一时期科威特社会的特点是朴素。这种朴素的特点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当时的科威特是一个贝杜因社会，具有“贝杜因”这一词汇所包含的一切内涵。但她与其他贝杜因社会又有一个基本不同点，即她是朝大海开放的。这给予她很多好处，使她作为一个人类群体显示出胸怀宽广、眼界开阔的特点。她没有像贝壳一样自我封闭，而是满怀期望。科威特人民怀有远大的抱负。通过与其他社会的交往和相互影响，通过对周围世界所发生事情的掌握，科威特人从事贸易变得方便多了。科威特人当时生活的巨大真实就体现在大

^① Jill Crystal: *Oil and Politics in The Gulf: Rulers and Merchants in Kuwait and Qat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

^② 鲁里默尔：《海湾手册》，历史卷第 3 册，第 151 页。

海与沙漠的创造性融合之中，如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这个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轴心。人们的生计来自沙漠和大海，而巨大的危险和威胁也来自这两种途径。因此，科威特人用城墙和舰队把自己保护起来。他们绕着科威特城筑起围墙，以保护人民免遭来自陆路的攻击。正如艾哈迈德·艾布·哈基麦博士所写的那样：1782年，科威特舰队“成了海湾无可争辩的主人，因为本尼·凯阿布人、本尼·舍赫尔人和班德尔·李格阿拉伯人的联合舰队也无法向科威特舰队发起挑战”^①。

就这样，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19世纪末科威特的形势，使之在海湾政治平衡与相互影响的图景中处于突出的地位。首先，是她的地理位置，和对海、陆贸易的重要性；其次，是在大穆巴拉克谢赫手下所享有的政治稳定；再次，是科威特人民有了远大的抱负，具备了冒险的精神，和探索新世界的兴趣。

科威特也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特别是英国方面致力于保护其商业利益，另一方面，英国也极力把俄国当局拉进来，但是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俄国从中获益匪浅。正是俄国提议要建设两条铁路，一条从莫斯科通到巴格达，另一条连接科威特和沙姆地区的的黎波里。早些时候，德国当局也注意到这里，具体表现在德国皇帝于1898年访问伊斯坦布尔，同奥斯曼帝国达成一项协议：在柏林和巴

^① 艾哈迈德·艾布·哈基麦：《东印度公司记载中的科威特》，见《科威特：独立25周年》，阿拉伯人书斋出版社，1986年1月，第19页。

格达之间建设一条铁路^①。1900年，德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访问科威特，目的就是为了建铁路一事，陪同大使的是武官和其他一些人员。

面对俄、德、奥的行动，英国加强了同科威特的关系，于1899年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了英国在这里的特别地位，赋予英国管理科威特外交事务的权利。实际上，1904年8月就已任命了梅杰·诺克斯（Knox）作为英国驻科威特的首席政务代表。

在这一时期，即19世纪末，阿拉伯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思想家也访问了科威特，如突尼斯的领袖阿卜杜·阿齐兹·赛阿里比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学生、《灯塔》杂志的创办者穆罕默德·拉希德·李达，著名的传统化学者穆罕默德·艾敏·山该忒谢赫，爱敏·雷哈尼先生等都来过科威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威特的名字由于英、德之间的政治竞争而闻名。缘起就是德国修建铁路的计划。这条铁路的终点选定在科威特。也的确有一个巴格达—科威特铁路代表团于1910年访问了科威特，将铁路的终点确定在卡济麦地区^②。驻巴格达的俄国公使也提出要求：让俄国公使把铁路线从沙姆地区的海岸延伸到科威特。但这一请求没有任何结果。

20世纪初，科威特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了。1911

^① 哈桑·卡伊德·萨比稀博士：《政治与历史之航：科威特1756—1992》，第50页。

^② 前引哈菲兹·沃赫拜，第80页。

年，穆巴拉克谢赫同意专门拨出一块地皮给美国传教士修建一所医院。同一年，穆巴拉基亚学堂开学了。1912年，传教士的小诊所开业了。1913年，在科威特城西的海边山岗上直接建起了一座医院，它还是科威特第一座用水泥建起的楼房^①。1914年，印度总督、国王代表罗尔德·凯尔尊访问科威特，穆巴拉克谢赫希望让科威特以最光辉的形象出现，于是从印度购买了一辆马车，由四匹马拉着，为的是在客人访问期间使用。这是科威特历史上的第一辆马车^②。

阿卜杜拉的童年就是在科威特的这种环境里度过的。这一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充分浸淫了科威特的传统习惯和风俗，获得了后来伴随他终生的价值和原则。

二、青少年时代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的童年有着贝杜因及其传统的深刻烙印。在他父亲去世以后，按照当时的习惯，把他交给麦托莱格·艾布·哈迪德的妻子努薇尔女士和她的女儿海娅一起哺养。当他稍长大一些，艾布·哈迪德家把他从拉沙伊德部落带到沙漠中去培养，这也是当时流行

^① 伊利亚努尔·卡尔法尔利：《我是科威特的第一位大夫》，阿卜杜拉·哈提木译，书籍出版社，1968年，第9、14页。

^② 阿卜杜拉·哈提木：《科威特从这里开始》，科威特，卡布斯出版社，1980年，第43页。

的风俗。就这样，阿卜杜拉谢赫像贝杜因人一样成长了。

这一成长历程对阿卜杜拉的品德与禀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极有耐性，很能承受，英勇果敢，不畏艰险。他的生平中充满了各种事情，这些事情都表现了他勇敢的个性。贝杜因生活在他身上播种下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品格。他从不吝啬，从来不令求助者失望，以致他的对手都骂他奢侈。就这样，阿卜杜拉谢赫的身上融合了两种品德，一种是掌握着集市管理权的统治者、谢赫的品格，另一种是贝杜因的禀性，他正是在贝杜因的羽翼保护下长大起来的。

阿卜杜拉谢赫进了书塾一段时间，然后到穆巴拉基亚学堂插班学习。但是他的情况跟当时一般科威特青少年有所不同，他小小年纪就开始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他在12岁的时候就被委派去参加护墙的任务了。这里所说的墙是指环绕科威特城、抵御外来者入侵的城墙。有关第一段城墙的时间，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萨巴赫家族统治科威特的第一任统治者萨巴赫·本·贾比尔时代就已经建起了第一段城墙，但大多数的材料表明，第一段城墙是在第二任统治者阿卜杜拉谢赫时代修建的，那是缘于凯尔布部落人发动了多次的侵略。研究人员对修建城墙的具体年份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他们大都认为是在1760年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建起来的，城墙共有五个大门可以出入，这些门被叫作“达拉沃宰”。

18世纪末，科威特人修建了第二段城墙，后来在

第三任统治者贾比尔谢赫时代又进行了修葺。鲁里默尔描述科威特城墙：“厚不足1英尺。它在沙漠一侧围护着小城。墙后挖一条壕沟，设置有两个炮眼，每一尊炮守护三个大门。”^① 1920年的哈奈特战争后，萨利姆·穆巴拉克谢赫认为有必要修筑一道新的城墙。事实上，科威特人抵抗了60天，直到把城墙建好。当时我的外祖父艾哈迈德·尤素福·萨基布和他父亲都有幸参加了筑墙的工作。这段城墙长5英里，共有5个大门，分别是杰赫拉大门（位于法赫德·萨利姆大街尽头处）、沙米尔大门（位于阿卜杜拉·萨利姆大街尽头处）、白里阿德大门（位于大穆巴拉克大街尽头处）、布奈德·高尔大门（没有留下遗迹）、沃忒叶大门（或称卡萨绥因大门，位于今希拉顿饭店附近）。这段城墙一直保留到1957年。

尽管这些城墙不能完全阻止来自科威特外部的侵入，毕竟便于防守，并使科威特人面对危难的准备工作有了可能。重要的是，守护城墙的工作是阿卜杜拉谢赫这样年龄的少年能够担任的最重要的岗位。

阿卜杜拉谢赫当时在城墙负责把守“达拉沃宰”的是沙米尔大门。他年龄这么小，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他，是考虑到他有着坚强、可爱的个性，相信他能够担负起责任，能受得了这份辛劳。在担任守护城墙工作期间，

^① 哈利德·道希·哈尔夫：《科威特的三道城墙》，科威特，1989年，第18—20页。又见鲁里默尔：《海湾手册》，历史卷第3册，第1510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城墙已于1957年因科威特城的重新规划而被拆毁，只留下了4个保存下来的大门作为古迹。

他赢得了好名声，因为他意志坚定，不接受阿谀奉承，在他管理的城门那里，他绝不允许任何超越交通部门所制定规则的事情。

1926—1940年，他青年时代的经历我们所知不多。英国的有关文献也只是指出了他从40年代初开始发挥的作用。早期见证过他的事情的同代人也多已作古，因此，再也不可能以精确的科学方式对他进行历史的考察。

三、个性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的个性包含多个方面。他有多种喜好，还有很多善举，构成了一种卓尔超群的独特风格。因此，费克里·阿巴扎先生（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报业人士，曾多年担任埃及《画报》杂志主编）在1958年说阿卜杜拉谢赫“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领导人，是一个英雄。他接待我的时候敞开心扉，容光焕发，笑口常开。当我们高声称赞，感谢他的慷慨大方和盛情款待，他很生气地打断话头，表示抗议，说道：‘不要这么说，你们在这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就是你们的故乡，就是你们的祖国。小小科威特在她还是个儿童的时候，就得到埃及在建设方面、在学术和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帮助……你们的功劳在先，而且这种功劳还是连续不断的……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你们房子的正屋。’”费克里·阿巴扎先生还接着说：“长期的历练和纯正的阿拉伯气质，给谢赫的政治和管理行为，给他的各种谈话

增添了魅力，颇为引人注目。他的风格的确够得上‘易而难及’的称谓。”^①

1951年的一份英国报告描述他“热忱慷慨”。^②法国记者法郎索瓦·米杜尔则把他描绘成一个“暴风式的人物”，发现自己面前的人物在行动，犹如沙漠的飓风在卷动。1952年，阿菲夫·塔伊比在书中写道：“他拥有高贵统治者的英雄气概。他办事公正，绝不偏袒。”^③法迪勒·萨伊德·阿格勒曾出版一本书，发表黎巴嫩记者代表团1952年访问科威特的有关评论，描述阿卜杜拉谢赫“是一个独特无匹的人物，强悍有力，聪明绝顶，外形如虎，目光如隼，你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就会被他的谈话魅力攫住，为他的气质所吸引，为他的善解人意和高度自信所吸引。他是真正民主的，他爱护人民，相信群众，相信他们的能力和本质。当你坐到他在场的地方，他会迅速注意到你，全神贯注地迎着你的目光，风度优雅，和蔼可亲，温和亲切。……如果你到他的法庭，你会看到他在倾听人们的诉说和诉求，你会发现这位公正的长官总是公平处事，真心对待。此外，他那与生俱来的骑士风度、天生的聪明和超人的智慧穿透你的内心。”^④

① 《画报》杂志，1958年11月28日。

② From Political Agency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2, 1951.

③ 阿菲夫·塔伊比：《在科威特14天》，贝鲁特，今日出版社，1952年版，第18页。

④ 法迪勒·萨义德·阿格勒：《现代科威特》，贝鲁特，1952年，第34页。

他的慷慨大方正合阿拉伯的待客之道。根据卢特菲·李笃对阿卜杜拉谢赫慷慨品格的描述，可以知道：“他的宫殿对每一个前来敲门的夜客和每一个过路人都是开放的，谁想吃就吃，谁想神侃就神侃。他在这里接待告状者、受冤枉者和求助者……金钱、体面和权力都不能使他感到快乐，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上天帮助他实现每一个阿拉伯人的愿望，帮助弱者从强者那里讨回公道，使科威特永远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属于所有的阿拉伯人。”^①

有些人对阿卜杜拉谢赫的慷慨大方有所误解，另一些人则指斥他奢华摆阔气，实际上，慷慨大方与奢侈豪华是有着巨大区别的。慷慨大方是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一种品性。无论他贫穷还是富贵，这种品性都将伴随他终身直至死亡。阿卜杜拉谢赫只不过是按照贝杜因的习惯慷慨行善。人们经常提到他慷慨行善的许多事迹。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提起他在40年代的一件事：一个非洲人来到他家，拿出一些鸵鸟毛做成的羽扇给他看，要卖给他。那个人一来，就透露出要卖的意思。阿卜杜拉谢赫叫他很尊重的并视之如父的苏莱曼·穆萨，要求穆萨把家中剩下的所有零钱都拿出来，给那个非洲人。当他把钱还给苏莱曼时，对方回答道：“真主是最慷慨的。我们给他东西，他回赐我们更多的东西。”慷慨的品格是科威特的传统。在我们的民间俗语中，有两句话这么说：“吝啬是男子汉的敌人”，“决

^① 埃及《画报》，1960年3月11日。

不替吝啬鬼做事！”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从小就很慷慨大方。在我和他长达 30 年的婚姻生活中，每天都要两个人共进午餐，没有其他朋友或客人在场，这我就不提了。他没有回绝过哪怕一个求助者、一个病人或一个求知者。对那些跑来寻求他支持和帮助的人，他从来没有使他们失望过。慷慨行善精神从他的私人生活一直延伸到公共行为中去。无论是在科威特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别人有困难，阿卜杜拉·穆巴拉克就站到他旁边，并视之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为了装备埃及和叙利亚的部队，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阿卜杜拉·穆巴拉克在科威特积极主动地进行民间募捐运动。他甚至希望在他去世之后这种精神能够延续下去。他的遗嘱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要继续支持各种事业。因为他就是为这些事业而工作、为这些事业才当官的。即使退休以后，他仍然继续支持这些事业。

阿卜杜拉谢赫慷慨大方、豪爽宽厚的事迹很多，其中有一件这样的事：他在斋月之初派出一个职员，去把那些被指控犯有经济罪行的人扣留起来，关在中央监狱。然后他又为那些人偿还了债务，以便他们能够从监狱里出来，同家人、孩子一起把斋过节，也许年轻一代的孩子们不知道这种事：当时欠债人还不起钱的话，就要被关进监狱，直到他偿还债务，而且犯人在出狱的时候，还要掏给狱卒 3—5 卢比的钱，当时称之为“西德麦”（服务费）。

有一次，一个科威特商人哭着来到阿卜杜拉谢赫面

前，因为他的家产被抵押了，并且受到威胁说，如果不能如数偿还 20 万卢比，这些家产就会被卖掉。他以自己的家产作为期一个月的抵押，请求阿卜杜拉谢赫替他偿还债务。阿卜杜拉谢赫支付了这笔款项，也接受了房契。

过了一个月，那个商人还是没有还债。当时斋月即将临门，阿卜杜拉谢赫派了自己的一个职员阿里·伊萨去把那个商人叫来。谢赫主动说道：“别害怕，我知道你家也有老婆、孩子，你除了这座房子以外已经一无所有，因此，我决定把这房契还给你，把抵押一笔勾销。从现在起，房子就是属于你和你的孩子们的财产了。”

费尤丽特·迪克森的书《在科威特 40 年》中，提到 1943 年 2 月底，取道科威特前往沙特朝觐的人数剧增，达到 18 万人，从而使得为他们提供交通工具成为一件难事，还由此引起了旅行费用的提高。有的朝觐者来晚了，就在阿卜杜拉谢赫那里下榻做客。他很愿意招待他们，为他们提供交通方便。他想尽了办法，最后只好和迪克森上校（书作者的丈夫）联系，想租借或者买下上校的汽车，以便运送那些朝觐的哈只。当后者犹豫不决的时候，谢赫提出了在他自己看来比较合适的价格，然后为这辆车开出了 4.5 万卢比的支票。而这辆汽车在当时的实际价格远低于此。谢赫把汽车提供给那些朝觐的哈只，不要任何报酬。^①

^① Violet Dickson: *Forty Years in Kuwai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0, pp. 163-166.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的性格中融合了宽宏大量与威严肃穆、慷慨大方与自尊自重。迈哈穆德·白赫杰特·赛南教授在《科威特：阿拉伯海湾之花》一书中描述他“是这个酋长国的军队领导人和安全总署的领袖人物，具有威严肃穆的优良性格；他是一个老战士，善用宝剑，英勇无畏，坚决果断，感觉敏锐，颇具感染力……在所有各阶层的人民看来，他又是一个温和、可爱的人，心灵高尚，精神可嘉。当他同你谈话的时候，微笑从未离开他的脸庞。他一方面有着贝杜因人的禀性，另一方面又有着城市文明人的品味，这使他时而倾向于那种没有娱乐、不事铺张的朴素生活，时而又倾向于安乐、舒适的生活。他这个人因此而介于严厉与柔和之间。他还是一个举止端正、意志坚定的管理者。因此，当埃米尔不在国内的时候，便由阿卜杜拉谢赫代为执政。如果你和他坐在一起，就会感受到这个伟大领导者的威严，虽然外貌和善，眼睛却似乎能看透一切。当他和你谈话的时候，他的话语中表露出民主、宽容的精神。每天完成工作以后，他在安全总署的办公厅里都要摆下座位，倾听人们的诉说，为他人调解。”^①

阿卜杜拉谢赫集勇武、坚毅于一身。他深信公正是执政的基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有任何特权、任何区别。因此，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即便是家人犯了法，他也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执法。

^① 迈哈穆德·白赫杰特·赛南：《科威特：阿拉伯海湾之花》，贝鲁特，凯沙夫出版社，1956年，第55页。

比如，阿卜杜拉曾接到对阿卜杜·拉扎格·沙米的控告。沙米是他身边最亲近的工作人员之一，却私吞了原告交纳的5万卢比的保释金。钱主来到阿卜杜拉这里告状。阿卜杜拉当即命令沙米把钱退回来，否则阿卜杜拉本人将支付这笔钱，并予以相应的惩罚。

阿卜杜拉谢赫从来没有对科威特人和外国人加以区别对待。他喜欢自己的办公室成为对所有原告和受冤枉者开放的地方。也许年纪大一些的科威特老人们还记得安全总署阿卜杜拉办公室房间的那个临街窗户永远敞开着。任何一位公民或居民都可以站在窗户外，通过这扇窗户把自己的诉状递进去。阿卜杜拉谢赫则亲自予以答复。到了晚上，他的迪窝泥衙（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家境较好的人家里独具特色的客厅）对外敞开，迎接来自各部落和各阶层的科威特人。^①

他的行为具有源于沙漠传统和贝杜因人传统的朴实与自觉性。这反映在他和别人的关系之中。他习惯出访时同随从人员一起做夜间的自由漫步。1951年，他访问英国的时候，晚上出去兜了一圈之后，他坐着公共汽车就回来了，因为他喜欢跟普通的英国人进行交流。英国外交部一位职员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位职员是阿卜杜拉访英期间的英方陪同。他在报告中提到，当他有一次去看望阿卜杜拉谢赫的时候，发现谢赫“坐在地

^① Zahra Freeth: *Kuwait Was My Hom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6, p.114—115.

上同仆人一起玩扑克牌”。^①

阿卜杜拉谢赫也喜欢受到别人的尊敬和款待，特别是当他出国旅行时，他把对方的接待好坏看成是对科威特及其人民的态度。因此，当他去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的时候，很看重来自政府方面的邀请。譬如，1956年，他接到了伊斯兰大会的邀请，请他访问埃及。他要求这一邀请与埃及政府的邀请联系在一起。出访英国的时候，他很重视事先看一看访问日程。并落实在迎接他的时候要有外交部的高级代表。他的日程安排中还有一个固定的内容：无论时间多么紧张，他都坚持会见当地的科威特学人，关心他们的学业进步，为他们排忧解难。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喜欢艺术。他自己曾经说：“我喜欢艺术，收藏了一套电影，其中有埃及电影。那些解决社会问题和历史题材的影片是最优秀的电影。”^②文学家、诗人和思想家们都是他的座上宾，在他那里有着崇高的地位。他同他们交谈，毕恭毕敬地倾听他们的话语。他对诗歌很有鉴赏力，听到诗歌朗诵时满心欢喜。他很欣赏阿拉伯歌曲，特别喜欢被称为歌后和东方之星的乌姆·库勒苏姆的声音，以及阿卜杜拉·法道莱的歌喉。

英勇果敢是他的性格和品德中，一种具有土生土长

^① Visit of Sheikh Abdullah Mubarak to the United Kingdom, Prepared by Gethin, June.

^② “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访谈”，《星期一与世界》杂志，1958年10月6日。

的科威特人特征的东西。他从不怕死，不畏艰险。“骑士风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爱好，而是融在他的血液中，是其道德、品质中居于首位的东西。这些道德、价值包括保护弱者、支援求助者、不轻视繁琐细小之事、坚持原则和崇高的品德。阿卜杜拉谢赫是科威特屈指可数的骑士之一。是他专门拨出介于米什拉夫宫与白宫之间的大片空地，奠定了骑射俱乐部的基础。他邀请年轻人到那里练习骑术，练习自己爱好的运动。

另外有一种品格使阿卜杜拉谢赫遐迩闻名，那就是他的宗教宽容。如他的私人医生伊德·舍马斯就是信仰基督教的基督徒。圣诞节的时候，他还去信奉基督教的科威特高级职员家中表示祝贺。他还经常同时会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士，乐于同他们一起合照纪念。1958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伊斯兰大会以纪念先知诞辰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①

埃及的《画报》杂志曾就此问题采访了阿卜杜拉谢赫。他说：“在科威特没有一个公民是基督徒，所有的公民都是穆斯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允许建立一座教堂，因为在此居住的阿拉伯基督徒和外国基督徒同样有着自己的权利。我们应该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提供方便。……科威特政府为修建这座教堂做出了贡献。教皇专门派了一个红衣主教来剪彩。我们希望在科威特的一切人等都感到舒心满意。”^②

^① 《共和国报》，1958年9月28日。

^② 《画报》杂志，1960年2月15日。

他很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宽容的含义。为了表彰他的宗教宽容，1960年安塔基亚（在东方最盛行罗马天主教的地方）大主教授予他圣马尔卡什大勋章。^① 1963年12月，阿卜杜拉谢赫应教皇之邀访问了梵蒂冈。^②

阿卜杜拉谢赫的睡眠时间很少。他真正得到休息的是吃完午饭后的大约二个钟头的时间。夜里，他从来没有睡过长觉。因为自从他到安全总署上班以后，他就习惯熬夜到黎明。多少次他大深夜离开家门，开着他的小福克斯汽车，由他的司机阿卜杜·拉扎格陪同，在科威特城的大街和科威特城外巡游，否则他心里老放心不下。他经常自己驾驶汽车，陪伴他的是赛菲·哈沙步，或者是赛阿德·哈沙步，或穆罕默德·艾布·哈迪岱。1959年，负责政治的次长描述阿卜杜拉谢赫一天的工作安排，说他早上六点半就开始接待客人，经常工作到深夜，除了午饭后不到二小时的休息以外，他整天都在忙着。^③

也许读者会感到惊讶：这个意志坚定的男子汉，居然也会变得温柔，像一个慈父般有着一颗充满同情心和恐惧感的心。1973年6月22日，他的大儿子不幸早夭，从此以后，他的整个生命在流血。当他随便看到自

^① 《生活》报，1960年9月20日。又见《捕猎》杂志，1960年9月20日。

^② 《生活》报，1963年12月11日。

^③ From Political Agency (McCarthy)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4, 1959.

己的哪一个孩子：穆罕默德，乌姆妮娅，穆巴拉克，许玛，他的慈爱之情便如泉涌出。当孩子要回房睡觉时，低下身子亲吻他的额头和双颊，你会看到他的眼中闪过慈爱和怜爱之情。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深。那是1986年，参加完我在开罗书展上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以后，我和阿卜杜拉乘坐的飞机在科威特机场降落。我们的儿子穆罕默德穿着长袍，戴着头巾和头箍，走进机舱里来迎接。阿卜杜拉竟然泪水盈眶，声音哽咽，说道：“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穆罕默德穿上男子汉的服装，唉……”然后，他就沉默了。我不知道他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我觉得他一定是又想起了已经死去的大儿子。

阿卜杜拉，这个独特的男人，他不仅关心自己的孩子和小家庭，而且关心萨巴赫家族的所有人。每当有人生病，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阿卜杜拉谢赫都要去探望。要是有人需要开刀，他总是在手术室里同病人和大夫在一起。阿卜杜拉谢赫应该称得上是一个乐于奉献的，独一无二的男子汉大丈夫。

（摘译自苏阿德·萨巴赫：《海湾之鹰——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传》）

译后记

林丰民



文学翻译是一项高尚、高级和高难度的工作，诗歌的翻译又是文学翻译中最难的。我向来视之如畏途。因为文学翻译不仅需要译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还需要有两种语言的深厚功底，并且非常了解两种文化的背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由于选择了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我也只能“知难而进”，硬着头皮译了她的一些诗篇，以供研究时引用，谁知越译越多，后来便索性把这几本诗集全译了过来。

本来并没有让这些译稿面世的打算。一者，已有苏阿德·萨巴赫的诗集《希冀》、《献给你，我的儿子》、《女人的悄悄话》（中文版易名为《女儿颂》）和《本来就是女性》的中文版本在先；二者，我深

知自己的水平，深恐拙译有碍方家法眼。但科威特大使阿卜杜勒·穆哈辛·纳绥尔·居安阁下一再给我以鼓励。起初，他的热情鼓励并没有改变我的初衷。后来考虑到苏阿德·萨巴赫及其诗歌在科威特文坛、海湾文坛乃至整个阿拉伯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及她在阿拉伯现代女性文学方面颇有建树，我想的确有必要对她的作品多做介绍。

而且新译的这四本诗集《无岸的女人》、《爱的诗篇》、《给祖国的急电》和《最后的宝剑》等都是她在90年代发表的，与已出版中文译本的作品即其前期作品有所不同。其中，《无岸的女人》和《爱的诗篇》两本诗集，在对爱情的审视上趋向于女性主义的思考，不仅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而且也有了更为纵深的历史感；在风格上与其前期的爱情诗相比，由于诗人步入中年，提高了认识，而变得更柔和温婉，也更为深沉，更加确立了其以柔为主、柔中带刚的总体风格。《给祖国的急电》与散落在各本诗集中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则更加集中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题，深刻地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精英知识分子在海湾战争以后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与统一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最后的宝剑》以诔诗的形式悼念诗人已故的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这首长诗表面上只是诗人寄托了对丈夫的怀念，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深情厚意，实际上，诗人在此还借歌颂阿卜杜拉的骑士精神和高尚品德，来谴责侵略者的背信弃义，表明了诗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同时也肯定了阿拉伯的优良传统和优

秀的文化遗产。在艺术表现方面，这首长诗严格遵循阿拉伯古诗格律，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古诗功底，同时也反映了近年来阿拉伯诗坛的一种倾向——复古倾向。

另外还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几乎是向西方文学一边倒，对东方文学的翻译介绍相对少得多，而在对东方文学的译介中，阿拉伯文学又居于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之后，这与阿拉伯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成就是不相称的。即便是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亦多集中于埃及和黎巴嫩等国的文学，很少把目光投向海湾文学，投向科威特文学。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却日益增多，特别是与海湾国家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急剧增加，这种状况使得中国读者了解海湾社会的愿望变得强烈了。而海湾文学恰恰是我们了解这一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如果从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阿拉伯社会特别是海湾社会的一个窗口着眼，新译的这几部诗集的出版，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于是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诚惶诚恐地把译稿交给了出版社，希望读者多少能够通过它们了解科威特社会、海湾社会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状况，了解阿拉伯人的心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希望这些诗集的出版能够成为我向前辈同行学习、提高的一次好机会。

2000年3月

KUWAIT الكويت



POSTAGE 50

ISBN 7-80120-004-7



9 787801 200044 >

ISBN 7-80120-004-7/G·184
定价: 全五册38.00元 本册5.00元